

漓江年选 品质悦读 恒久珍藏

刘 颀《梳小辫的小朵朵》

金曾豪《想念燕子》

龙笑笑《猫来猫往》

漪 然《记忆盒子》

高巧林《爷爷的童谣》

汤 萍《小天使幻想曲》(组诗)

吉 安《爱是一只睡前嚼零食的老鼠》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选编

2007
中国年度
儿童文学

◆ 漓江出版社



2007
中国年度
儿童文学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选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7中国年度儿童文学/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选编.—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8.1

(2007中国年度作品系列)

ISBN 978-7-5407-4014-6

I .2... II .中... III .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93089号

2007中国年度儿童文学

选编者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责任编辑 庞俭克 余向丽
美术编辑 石绍康
责任校对 徐明 田芳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版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356号
邮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3896171 010-85893190
传真 0773-3896172 010-85800274
邮购热线 0773-3896171
电子信箱 ljcb@163.com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 河北省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21.25
字数 322千字
版次 2008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 000册
书号 ISBN 978-7-5407-4014-6
定价 29.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小说

- 养 恩 姚金翎 / 3
飘飞的红纸条 马昇嘉 / 19
夏日和声 殷健灵 / 26
斐济的阳光 张晓玲 / 39
苇絮飞, 大雁也飞 薄尊娥 / 56
响 水 毛芦芦 / 66
这个冬天不太冷 张国龙 / 72
谢谢你, 亲爱的静子阿姨 李君成 / 85
小老鼠的故事 王德宝 / 97
悠悠我心 张玉清 / 107
朱茉和她的妈妈 夏有志 / 121
留守同学 曹延标 / 132
一只猫的独白 陆 梅 / 152
蛇 神 李建树 / 157
红色的保温饭煲 凡 娘 / 165
擦鞋跟踪服务 韩辉光 / 169
猫来猫往 龙笑笑 / 178

诗 歌

- 说出一朵花的秘密 (组诗) 龙章辉 / 189
铅笔树 (组诗) 张怀存 / 193
籽儿们, 叶儿们 (组诗) 高 昌 / 196
发芽的生活 (组诗) 王宜振 / 198
乡村童诗 (组诗) 高 凯 / 202
小天使幻想曲 (组诗) 汤 萍 / 207
叔叔, 快把枪放下 刘希涛 / 211
母爱在喷发
——观“庞贝末日”展有感 戴陶然 / 212



contents



和谐 (五首)	樊发稼 / 214
树与阳光 (外一首)	张牧笛 / 217
留守儿童 (二首)	刘泽安 / 219
搬家的日子 (二首)	王立春 / 222

散文·报告文学

松鼠伴行	刘先平 / 231
双鹿战狼	杨保中 / 239
樱花·南瓜花·白头翁	佟希仁 / 243
微笑着面对命运	明 照 / 247
爷爷的童谣	高巧林 / 254
爱是一只睡前嚼零食的老鼠	吉 安 / 259
那年的雨	胡晓燕 / 264
梳小辫的小朵朵	刘 颀 / 268
红叶的记忆	赵 霞 / 271
笛声轻扬,如花绽放 ——记诗心少女张牧笛	谭旭东 / 275
想念燕子	金曾豪 / 289
长在树上的丝瓜	项丽敏 / 293
独龙江之旅	吴 然 / 296
师生情感天	文 木 / 306
落 英	汤 汤 / 320
记忆盒子	漪 然 / 327



目 录

小说





养 恩

姚金翎

课间，肖娟娟神秘兮兮地凑到我面前说：“你知道吗？季雨彤的衣服裤子和鞋子都是她爸爸在英国买的，三百多英镑，合四千多块钱呢。”

这根本不是什么需要肖娟娟用这种表情来表达的秘密，因为今天早在老是迟到的肖娟娟来之前，季雨彤已经像个小喇叭一样把这件事向全班同学宣布了一遍。

四千块钱是什么概念？它是我当公务员的爸爸一个季度的工资，是我们全家全年的伙食费，是我照现在的标准可以花至若干年后的零用钱，是可以累计五十次购买我现在身上全部装束的花销。而对于季雨彤，四千块钱只不过是依她心情好坏而定的这一星期或这一天的服装秀。

肖娟娟眼光里透射出无限向往的神采，像是一个朝圣的人向往心目中的圣地一样，她对金钱、对富贵、对奢华的向往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所以对有钱的同学她用追星一样的眼光来对待。

一个戴着蓝色棒球帽，穿着快递公司制服的人在教室门口探头探脑地看，教室里的同学和他大眼瞪小眼。班长杜远鹏站出来问：“你有什么事？在我们班门口干什么？”

那个人倒也很客气，手里拿着一沓快件，看着上面的名字，说：“这个班有叫杜远鹏的吗？”

“我是，你有什么事？”杜远鹏说。

“我是快递公司的，一位客户要求我们把这些快件在这个时间交给这个班的同学，请签收一下。”

“都交给我吧，我是这个班的班长，由我给他们。以后这样的快件交给校门口的传达室就行了。”

“这是客户的要求，我也没办法。”那个人苦着脸说。看来他进来颇费了一番周折，但是他很乐意把快件都交给班长一个人代收。

杜远鹏在每一个快件上签完字后，抬头看了季雨彤一眼，不以为然地微微皱了一下眉，把手里的快件分发到几个人的座位上。季雨彤又露出很让人讨厌的那种看上去若无其事，但又明显关她什么的表情。

每个人都在看着杜远鹏手里的快件会发到谁的手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但是毕竟收到快件的人会显得与众不同。肖娟娟的眼神更是热切，她是那种总希望天上会掉下馅饼吧嗒砸她头上，就是不掉馅饼掉鸽子粪也好的那种人。今天就让她如愿以偿了，因为杜远鹏正把手里的快件递给她。肖娟娟兴奋得如同中了大奖。那是一张包装精美的请柬，别人的也是一样，给一个班的人邮同样的东西却分别用二十二元一份的特快专递来投递，也只有季雨彤才有这样的大手笔吧。包括杜远鹏，班上三分之二的人都收到了请柬，我在那没收到请柬的三分之一里。肖娟娟受到邀请我一点也不奇怪，如果是我，我也会邀请她。虽然平时季雨彤和肖娟娟都不怎么说话，确切地说是季雨彤不屑于和肖娟娟说话，但是即使是极度自卑的人，肖娟娟崇拜的眼神也会让他的自信心与虚荣心空前高涨。

虽然季雨彤就算是请我，我也不见得会去，但她明目张胆地不请我倒让我挺伤自尊的，特别是杜远鹏会去她的生日派对，潜意识里，我愿意去任何有杜远鹏到场的场合。

午间，我跟肖娟娟坐在校园中心的花坛边上休息。同往常一样，肖娟娟坐在那里四处“养眼”，看有没有出色一些的帅哥。突然肖娟娟的目光闪烁了一下，神情有些慌乱，立时像变了个人似的，娇怯地用手环着膝盖，眼帘半垂，用她跟我说过对着镜子练了无数次的最惹人怜爱的动作摆了一个造型。这个动作传递的信息我最了解，只有一个解释，周围有帅哥，而且是超级大帅哥。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四下看去，看看是谁让肖娟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入戏”。

肖娟娟嘴唇几乎都没有动，用蚊子叫一样的声音说：“别乱看，在你后



面。”

我很配合地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回头瞄了一眼，只一眼，就足以把我的魂魄勾去了一半。当时的情形现在想起来感觉还是那样的清晰美好。好像早期的日本动画片，当一个主要人物在画面定格的时候，他周围的光线是由他向外扩散的，一切焦点都聚焦在他身上，周围的一切都是虚的，只落得一个陪衬的角色。更可怕的是，那个人还在专注地看着你。我的脑袋像被人用木棍猛击一下，嗡的一声，我有些晕了。

这种感觉很美妙，但也如冰晶般易碎，在季雨彤走向他的时候这种感觉就一点一点地没了，他们在一起很——和谐。他微微地低着头，含着笑意看着她，好像在说些什么。我感觉好失落，怅然地回过头。

肖娟娟跟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看到他们在一起反而兴奋无比地抓着我的手说：“天啊，季雨彤认识那个帅哥呢，你说他会不会去参加她的生日聚会？看来我要跟妈妈预支两个月的生活费了。你看你看，他俩朝咱们这边看呢。”肖娟娟像吃了兴奋剂一样用手摇着我的胳膊，我的手臂被她掐得生疼。一定是肖娟娟的表情太过夸张可笑了，让他们像看猴戏一样。我有些气恼地说：“好了，回班吧。”兴奋异常的肖娟娟没有理会我情绪的变化，她的心思全在对面的俊男靓女身上。

第二天上课前，我在课桌里发现一张季雨彤的请柬，我把它随手放在书包里，打定主意不会去。天知道她为什么又把请柬给我，大概她想多一些像肖娟娟那样的人来捧她的场吧。

“洁蕾，快来帮我梳头，我上班来不及了。”一大早，妈妈就把脸贴在我的脸上，好闻的茉莉香型的香水味轻悠悠地飘过来。

妈妈的头发很黑很密，我一只手几乎都握不住，我准备把妈妈的头发简单地在她脑后扎起来，用跟她衣服相近的宽发带束上，这样看起来既不呆板又不失活泼。

“妈妈，肖娟娟的妈妈说你像我姐姐，身材和皮肤都保养得很好。”看着镜子里妈妈精致的五官和苗条的身材，我有些得意地说。肖娟娟的妈妈确实胖得有些离谱，身上每个部位都胖得夸张，颤巍巍肥嘟嘟的好像是由黄油堆成的。

“那当然，没生过孩子就是不一样。”妈妈脱口而出。

爸爸走过来不露痕迹地搂过妈妈的肩，说：“吃饭了，不然你又要迟到了。”然后又对我说：“洁蕾，去洗手准备吃早饭。”

妈妈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慌忙离开书桌，不再跟我说话。

如果说人的一生有许多事让你不了解，那么其间不经意的一句话或是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便会如箴言一般，或许当时你还很懵懂，但是一旦有一个契机让你了解，那么你就会有醍醐灌顶般地醒悟，只可惜这种醒悟无论是在事前还是事后都于事无补。

早饭很简单，豆浆油条，只是我多了个鸡蛋。

经过短短的一段沉默，妈妈恢复了正常，她说：“洁蕾，最近有同学邀请你参加生日聚会吗？”

“没有。”我回答得很干脆。在我打定主意不参加季雨彤的生日聚会时就已经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妈妈有些担心地看了爸爸一眼，爸爸也停下手里的筷子，看着我。

“怎么了？”我有些奇怪。

“洁蕾，你知道，我们没有翻你书包的习惯，但是你同学的生日请柬是自己掉出来的。肖娟娟来咱家玩的时候说过，你那位同学家庭状况很好，你如果想去的话，爸爸同意给你钱买礼物。要不要买新衣服？没关系，你说出来。”

哦，原来如此。我为爸爸妈妈的心细感动着，想到如果说不去的话，他们一定以为我是因为自卑不敢去，这样反倒伤了他们的心。我说：“还有好几天呢，我会去的。什么都不用买，我有真心的祝福。”

“你确定？”妈妈看着我的眼睛。

“当然。”我坦然地迎着妈妈的目光，爸爸则用赞赏的眼光看着我。

市内最豪华的酒店从一楼到三楼的大厅都被包了下来，一楼是接待季雨彤父母的朋友，里面有喷泉，有让人眼花缭乱的同我家屋顶一样大的水晶吊灯，有一条条长方形的桌子，上面铺着一尘不染的白色桌布，有各种各样精致的高脚杯，有合体的西装礼服，有曳地的长裙，有香水，有珠宝，一切的一切只有在电视上才能看到。二楼是和季雨彤年纪相仿的亲戚或校外



的朋友，一看他们的穿着就知道多半是一楼的西装礼服和长裙们的后代，一脸的优越和高人一等。三楼是专为我们这班同学开的，吃的玩的很符合我们这个年龄的特点，不像一楼尽是些华而不实，贵而不惠的西式自助餐。

在一楼大厅的一角，有一个专门放礼物的地方，各式各样的礼物堆得快成一座小山了，季雨彤就光彩照人地站在“小山”的前面，对每一个送她礼物的人用明星一样标准的微笑致谢。今天她穿得漂亮极了，一身很符合我们这个年龄的浅粉色的公主裙，脖子上系了一条细细的带着粉色钻石花的项链，脚上穿着一双粉色的高跟鞋，一个轻巧的小手袋在手腕上吊着。她打了腮红，描了眼影，拉长了睫毛，涂了口红，她的妆和这个环境和她的衣服很相配。

穿着像我们运动会上打大鼓的侍应生把我们引到季雨彤面前。男生们都用一种傻傻的表情看着季雨彤，对此她早已见怪不怪。而我却不禁摇头叹息，把这些男生在心里面狠狠地骂了一遍。同时，我也悄悄注意了一下杜远鹏，我很在乎他的态度。别的男生也就罢了，可是如果他也这样，那我真要对所有的男生失望了。还好，杜远鹏没有傻傻地张着嘴，没有直直地瞪着眼，没有手足无措，而是像旅行社的导游一样，随时注意自己周边的人数，我想如果可能他甚至会让每人戴一顶小黄帽。

正想着，大部分同学已经送完礼物上楼了，只剩下杜远鹏和我了。我之所以排在最后面，是因为我真的像对我父母承诺的那样，什么礼物也没有拿，只拿了一张生日贺卡。别的同学都拿着用闪闪发光的包装纸包装的礼品盒，上面系着好看的缎带和花。虽然不后悔没买礼物，但是气派的生日场面和金光闪闪的吊灯让我先气馁了三分，只好在后面拖得一时是一时吧。杜远鹏留在后面是班长的习惯性动作，课外活动时他都会刻意地留在全班同学的后面，以防有同学掉队或走散，只不过今天是我强行占了他的“位置”。

到了杜远鹏，他回身拿过我手里的贺卡，同他的贺卡一起双手递给季雨彤说：“这是我和宁洁蕾同学的贺卡，祝你生日快乐。你今天穿得真漂亮。”

季雨彤接过贺卡仔细地看了一下，说：“谢谢。”并且拥抱了一下杜远鹏，她的下巴在杜远鹏的肩上轻轻地靠了一下，我顿时醋海扬波，几乎要

掉头走掉。

季雨彤款款地向我们走来，那么地得体，那么地适度，又那么地骄傲。她走到肖娟娟面前，缓缓地低下头，蓬松、柔软、拳曲，散发着幽香的头发几乎碰到了她的额头，说：“娟娟，你陪我到二楼招待一下我的朋友好吗？”

“好，好。”肖娟娟忙不迭地答应着，脸上又焕发出异样的神采，她一定是把这当作了很有面子的事。

可是除了肖娟娟谁都明白，她只是绿叶，是衬托季雨彤这朵红花的绿叶，也许绿叶也谈不上，只是小草，是枯枝。但是肖娟娟想也没想地就起身跟在季雨彤身后朝楼梯走去。

没过多久，肖娟娟兴冲冲地上来了，脸上泛着明亮的光彩，快步走到杜远鹏身边说：“班长，雨彤二楼的朋友想和我们一起玩，你说行吗？雨彤让我来问问你。”

雨彤？肖娟娟真是喝了迷魂汤了，我嗤之以鼻，也许我真的是那只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狐狸呢。

“好吧，如果他们愿意就让他们上来吧。”杜远鹏无所谓地说。

如果我是班长我会断然拒绝。讨厌，瞎凑合到一起干吗？一群自以为是的家伙。

肖娟娟“得令”之后在下楼之前还不忘搂着我的肩膀兴奋地说：“洁蕾，那天在学校见到的帅哥也在下面，他是雨彤的表哥呢。”说完就快步下楼充当联络官去了。

一听说有那个帅哥，我不由得打起精神，端正身姿，坐得尽可能像淑女一些，不是我虚伪，这完全是女生见帅哥的本能反应。杜远鹏诧异地看了我一眼，他是了解我的，他知道我会反感楼下的人上来，我这种表现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很快楼下的人上来了，他们并没有让我觉得太另类、张扬，相反他们大多数和我们一样有的也很腼腆，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旁。杜远鹏走过去，带领其他同学主动和他们坐在一起聊天、吃东西。不一会儿，季雨彤又出现在大厅的中央，她换了一件中式旗袍样式的裙子，头发高高地盘了个发髻。



“我来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我楼下的朋友。这位是我的表哥，他叫李南，现在在我们学校暂时借读，不过很快就要出国念书了。”人长得超级帅，名字倒是——般，我暗自想。那个人大方地冲我们这班人点头微笑。

接着季雨彤又给她二楼的朋友介绍了班长杜远鹏。

现在的孩子，欠缺的是沟通和交流，虽然同在一个大厅，但二楼的人同我们班的人真正交流的并不多，局面并不像他们要求上来时所说的那样会热闹一些，相反，二楼与三楼的人落座后泾渭分明，场面比开始时冷清了许多。李南和肖娟娟坐在一个角落里交谈，说是交谈也许并不恰当，应该是肖娟娟在指手画脚、口若悬河、兴高采烈地讲，李南在专注、认真地听，间或会插上——两句话，肖娟娟的嘴从那时起就好像开了泄洪闸的水一直都没有停过。

星期天，肖娟娟约我在本市最好的也是最贵的一家日本料理店见面，我想都没想就回绝了。第一，自从参加完季雨彤的生日派对后，每天中午都是由我“友情赞助”她才能不饿肚子。第二，就算是AA制，我和肖娟娟谁都不可能从容地付起自己的那一份A，更何况她现在正处在“经济危机”中。第三，以我现在的经济状况，去肯德基已经算是开洋荤了，去日本料理店，那得多大的脑袋啊？去那里“挨宰”！但是这次不同，肖娟娟根本不容我解释，一句“你来了就知道了”就挂了电话。这倒让我很好奇，作业做完反正也没什么事，去看一下也好。

肖娟娟好像在门口等了好久，见我到了，表情怪怪地搂着我：“洁蕾，我好羡慕你哦。”一个穿和服的女人领我到了一个铺着榻榻米的小屋子，屋内装饰得很典雅，让浮躁的心情顷刻间沉淀下来，这倒是一个谈判的好去处。正在这时，有着木头隔断的拉门被拉开了，进来一个男生，是李南。见到他，我就明白了，果然不是肖娟娟约我，是他在背后捣鬼。不过，我不是那些见到帅哥就没了大脑的女生，虽然心里面觉得幸福得要晕倒，可是最起码的矜持还是有的。

肖娟娟人间蒸发了一样再没出现，她说羡慕我是指这件事吗？

“这个地方很安静，所以选在这里。”李南说话没有过渡，开门见山，这种说话方式很像杜远鹏，看起来好像没有头脑，但是几句话下来，条理就

会很分明。

“我代表我父亲来。”

“我现在的继母，也就是你的亲生母亲想见你，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到我们家来，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当然，这件事我们还没有和你现在的父母沟通，要先看你的意见。如果你同意，我们再跟他们谈这件事情。”

“那你是我的亲哥哥？”这是我听到这件事情后的第一反应。

这种反应让我在知道事情真相的第一时间就背叛了养育我十几年的父母。在以后有李南在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地为我当时的反应懊悔、愧疚，好在这种日子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我应该像电视演的那样多问几个为什么，然后痛苦欲绝地跑开。可是，当时我纷乱的思绪里全都是我将来会和这个漂亮哥哥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而且，从肖娟娟口中得到确切的消息，李南的家境远超过用“富裕”这个词来形容。几天前的生日派对上季雨彤那双让我羡慕不已的水晶般的高跟鞋如今不再是那么遥不可及，以前想也不敢想的物质上所有的缺憾，在不久的将来都会变成现实。

“不，我是你继父的亲生儿子，你亲生母亲的继子，这么说你能理解吗？”李南的笑容很迷人，在这种时候，我仍被他的笑容吸引。

我对未来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下周日我父母邀请你到我们家来做客，我们现在暂时住酒店。”他说出了季雨彤开生日派对时那座本市最豪华的酒店，在那里的高档房间住一天要我爸爸半个月的工资呢。

李南在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一直都用饶有兴趣和探询的眼光看着我，好像我走在他画的轨迹上，他只是在验证我是不是偏离了方向，似乎一切都在按照他的方向发展。

回到家，我一头钻进自己的小屋里，心头开始隐隐作痛，难受的是如何面对养育了我十几年的父母，想象在我离开他们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我会流着泪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甚至坐在小床上的我真的流泪了。

“洁蕾，”妈妈在门外喊道，“你爸爸发了一笔‘计划外’的奖金，我们决定把这笔钱当作你的手提电脑基金，你说好不好？”

从我上初中起，爸爸每个月都从工资里拿出一小部分钱存起来，这样等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会有一台我梦寐以求的手提电脑，如果他们有额外的小收入，也会把这部分钱存起来用来买手提电脑，每当这时就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可是现在的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只是说：“好的，妈妈。”由于刚才还惺惺作态地哭过，所以鼻子有些闷闷的。

妈妈听出来了，走到门前，敲敲门问道：“洁蕾，你感冒了吗？是不是不舒服？要我进去看看你吗？”

“不用了，我很好，我想睡了，晚饭我睡觉起来再吃。”我怕看见她会真的哭出来，忙阻止了她。

“好吧，我把饭热在锅里，要是不舒服就来找我。”谢天谢地，妈妈没有进一步的举动。

那一夜我几乎没怎么睡觉，脑子里想的全是我未来的生活，想象着我也会穿着漂亮的衣裙开豪华的生日派对，可以在外国的学校里念书；想象着我将来衣锦归来看望他们的时候，同学们特别是杜远鹏对我的态度；想象着我可以每天都光鲜亮丽。所有的情况我似乎都想到了，唯一没有想到的是我那个亲生的母亲，她是所有事情的根源，甚至在我想象的亲人相见的场景中，我想到了李南，想到了也许将来会成为我继父的那个人，但是我却一丝一毫都没有想到她，她好像就是一个道具、一个摆设。

第二天一早，同往常一样，热气腾腾的饭菜已经摆在桌子上了，爸爸在专心地看着都市早报。看早报是他的习惯，他看得很专心，见我从我的小屋出来，他似乎想把报纸收起来，但很快就装作不在意的样子把报纸放在手边的位置。

“爸爸，早，妈妈呢？”我心里怀着“鬼胎”不敢直视他。

“妈妈在卫生间，吃完早饭早点去上学吧。”爸爸说。

我几口吃完了饭，背起书包急匆匆地走了。在他们的面前，昨天夜里还充斥满脑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全都无影无踪了。我甚至不敢思考，生怕念头会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印在脑门上，把我的想法昭告天下。到目前为止，我的选择会让我觉得无地自容。

在校门口，远远地就看见肖娟娟乐成一朵花似的脸，这才想起来，她是

知道这件事情前后经过的。我忙把她拉到一边警告她，如果想保持我们的友谊，这件事情就不要说出去。

肖娟娟立刻把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冲天并起，竖在脑袋旁发誓，绝不会泄露半点。

肖娟娟似乎信守了承诺，班里同学的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妥，没有什么风波乍起的迹象。但是这一天我都不开心，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一样沉沉的，脑子里好像一片空白，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一天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去了。

离开学校没走多远，就被季雨彤拦住了去路，她是专门在那里等我的。看见她一脸有故事的样子我才想起，以李南和她的关系，她应该是比肖娟娟还早知道这件事的人。

“看来，你已经知道了。”她用着让人讨厌的腔调缓缓地说，也许她还觉得很“淑女”，曾经有一段肖娟娟就很想学她这种拿腔拿调的口气说话，让我以绝交相威胁才改了过来，“我和我的表哥都很好奇你知道这件事情会是什么反应，看来我俩都没有猜对，你没有高兴，也没有伤心。但是不管怎样，你会做出明智的选择，对吗？”

见你的鬼的明智选择。你们算什么，上帝吗？凭什么品评别人的生活。我想脱口而出，但是我并不能否认她的话。我没有理她，绕过她回家了，但是一种屈辱的感觉却油然而生，也许还有一种被人撕下遮盖布后的恼羞成怒。

第二天我早早地来到教室，清晨的空气清新，可是我的脑子却仍然昏昏的。以前从不知什么叫失眠的我已经连续两天没有好好地睡觉了，白天晚上都像是在半梦半醒之间徘徊。坐在座位上，把书本摊开，十几分钟都没动一下，好像不是我在读书，倒是书在读我了。

没多久，我发现数学作业忘带了，这可是件大事，第二节课就是数学课，老师要点评的。如果不带作业老师会不让上课并在班级外面的走廊罚站，还会不留情面地说一句：“你的脑袋怎么不忘在家里？”虽然我现在的的核心并不完全在学习上，可是我也不想受到这样的羞辱，我宁可第一堂课逃课回家去取作业。第一堂课是语文课，教语文的小宋老师很和气，不会